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七

史逸

判狀赦死

尉遲敬德錢

五般餛飩

兩盤餠糜

五十年天子

巨蛇食藤花

二青衣捧香爐

紫素元君

明皇遊月宮

射羅公遠

回向院

盧杞欲入間宰相

類言 卷之二十一 金
金天王留李主簿妻

李相笏

金天王引駕

病鶴求人血

北斗廉貞將軍

擲領巾爲絳橋

篋篋朱字

許澶入瑤臺

唐宋遺史

金蓮燭

七歲能詩

南楚材妻詩

手印屏風

賦詩得妓

送別兄弟詩

玉簫之約

侯門深似海

渠伊錢

僧敲月下門

衣錦將軍

麻衣和尚

釜中龍

龍興寺

鳳翔太平宮

抱琴踰坦

南唐野史

歸隱詩

詠白詩

孤鴈詩

二子天壽

一字師

聯句

徐仲雅詩

白賦赤賦

吳猷

胡蝶詩

洞庭湖

中秋無月詩

螃蟹賦

韓熙載書

紙窓詩

外史檣杙

公子行

神箭

小民得利便喜

大樞小樞

無遮會

囹圄冤氣

水調銀漢曲

古鏡

王一來去

雞刀斬狗

不幸生三子

紅樞花

睡相

鄭奕歌

學沈謝嘲風詠月

一部肉鼓吹

夢立北斗下

記前生事

玉疊集

醉髡

蟠桃核杯

窮儉乞兒

冷語米人

僧剃髮

史遺

失牛

崔英

梵志

鄒駱駝

奉城園

善哭

以妾為妻

乳母犯法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七

類說卷之二十七

宋溫陵曾

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參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逸史

判狀赦死

桑道茂初為供奉李晟為神策小將道茂曰
足下即貴某三數年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
否晟笑曰供奉見侮耳道茂懷中取一紙文
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憊乃是逼迫伏乞

恩慈則命全矣晟笑曰遣某道何如道茂云
乞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
職晟救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
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
驚悟釋放以爲上客

尉遲敬德錢

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與沒官庫相隣
潛作地道入庫有錢數萬緡俄見金甲人持
戈曰汝要錢但取尉遲敬德帖來此是伊錢

書生訪求至鐵冶處有尉遲敬德者袒露蓬
首煨煉之次書生拜曰某貧困足下富貴乞
錢五百貫尉遲怒曰某打鐵漢安得富貴生
曰但賜一帖他日公自知之尉遲不得已書
曰付某錢五百貫生拜謝而去復至庫中金
甲人笑曰是也令繫于梁上高處遣生取錢
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勅賜鄉里一庫物遂
得此錢據元簿欠五百貫罪王者忽於梁上
得帖子乃打鐵時所書也

五般餛飩

李宗回與客入閔云吾能知人飲饌因正旦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與公各飲椒薤酒一杯食五般餛飩不得喫飯明日見令曰二公衝寒且速暖兩杯酒來仍著薤椒良久女奴與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某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某作惱遣渠校歲節飲食適云五般餛飩煮何者某令總煮來二客食盡忽報勅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

得飯

兩盤糕糜

明皇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曰明日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糕糜二十椀橘皮湯平明有勅詔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糕糜賜之栖筠對御不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病霍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僅二十椀方愈

五十年天子

明皇潛龍時見僧萬廻曰五十年天子願自
愛五十年天子以後果有祿山之禍

巨蛇食藤花

明皇微時至洛陽幸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
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
食藤花逡巡不見明皇覺曰飢甚夢中食藤
花甚飽日知方知他日啓聖之驗也

二青衣捧香爐

安祿山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不恐懼唯見

李相公則悚懷術士曰公有陰兵數百人銅
頭鐵額常在左右何畏李公乎祿山因宴宰
相令術士窺之驚曰吾初見報相公來有雙
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
數百穿屋踰垣而走某不知其故當是仙官
謫在人間耳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
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

仙學生堅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
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
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竟何
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
素明月海上春綵舟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
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子笑曰
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耶取吏所持文字眎曰
今旣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
再拜吏謂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

吏送回乃活後二年卒

明皇游月宮

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曰陛下要至
月宮否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
橋寒氣侵人遂至大城曰此月宮也見女仙
數百素練電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
羽衣也上記其音調歸作霓裳羽衣曲

射羅公遠

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秘之恐其游幸放

類記 卷之二十七 五
恣上怒選善射者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
俱發上令瘞于宮中月餘中使自蜀回云臣
今至洛谷見公遠令臣附起居專於城都望
車駕上驚令開棺唯見一草鞋有箭孔數十
後上蜀幸有稱維公延來謁召之不見維公
延卽羅公遠上悔久之

迴向院

明皇夢人持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終
南山迴向院布施乃下詔訪尋有狂僧自言

知其處實不知也遂將夢中所施入終南山
中雲間有朱柱白壁玲瓏如畫見一院有額
乃迴向院也狂僧入院聞鐘磬禮佛之音見
一老僧乃曰皇帝差來施手巾袈裟其中有
一胡僧狀貌可畏老僧曰胡僧權代汝主中
國大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空房是汝
主房也汝主昔在院時愛吹尺八謫在人間
今已限滿當歸可持尺八付之狂僧出門雲
霧四合見上具述本末上持尺八吹之知是

先所習者後十年有安祿山之禍

盧杞爲人間宰相

會昌元年爲客遭風漂至大山見一道士曰此蓬萊山各處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謂麻婆曰此去洛陽多少曰八萬里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精爲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婆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

郎君今於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爲地仙時得至此下爲人間宰相杞曰處此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精宮也某爲大陰夫人仙格已高郎君便是白日上昇必爲牋奏上帝少頃朱衣使者宣帝命曰盧杞欲水精宮住否欲人間宰相否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奏出大陰夫人失色令麻婆速回推入葫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蘆與麻婆俱不復見

金天王留李主簿妻

李主簿者新婚過金天王廟攜其妻謁之妻
仆地氣絕適遇葉仙師過往告之仙師以墨
書符喫之聲如旋風良久無耗又作符其聲
如雷亦無耗師怒取朱爲符叱咤噴水聲如
霹靂少頃李妻乃蘇云初拜金天王時像云
好夫人留取左右擁歸院三日會客聞敲門
聲王曰趕却逡巡門外聞甚有附耳告王曰
且發遣俄有赤龍飛入正拍王喉王連聲曰

放去乃第三符也是知神靈廟女子不可入

李相笏

李參軍善相笏人呼李相笏相陸尊笏曰評
事郎君見劉遵曰某且無兒某月有妊遵先
有一歌妓在外處果生一子

金天王引駕

明皇親享西岳禮畢東行出廟門巫者奏曰
金大王帶甲持戈步行引駕詔擇駿馬壯士
爲御巫贊曰金大王拜謝行數里馬汗不可

進凡十易馬至闕而止巫云金大王辭廻
病鶴求人血

李相公遊嵩山聞呻吟之聲在荒草間視之
乃一病鶴云我爲仙有厄爲樵者見傷脚損
須得人血數合能愈君有仙骨故能推托世
間人少公且非人乃拔一眼睫曰持此照之
卽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之乃馬頭也至洛陽
所遇悉非全人或犬或驢馬之類有一老翁
照之是人公具以告翁揜臂出血公復往鶴

所濡傷處鶴謝曰公卽爲宰相後當上昇相
見匪遙鶴冲天而去李公後果爲相

北斗廉貞將軍

裴令公少時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將軍宜
祭以清酒當爲助裴自此不懈及爲相事繁
乃遺忘後有巫女云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太
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謝之
公乃沐浴祭奠見一人金甲持朱戈長三丈
餘向北而立公驚悚自此復尊奉也

類記 卷之二十一
擲領巾爲絳橋

有崔生者遊青城山下洞見金城絳闕仙翁
羽衣霞帔留生酒食以女妻之取青囊內藥
兩丸令服之每朔望乘鶴上朝藥宮歲餘生
請歸得隱形符乃潛遊宮禁錦綵上令羅公
遠作法照之殿後果得崔生上令笞死公遠
曰此人已居上界殺之非國家之福上遣兵
仗送至青城洞口果見金城絳闕生妻擲一
領巾化爲五色絳橋令生渡橋隨步旋滅湏

史雲霧四合但聞鶴鸞笙歌之聲

笙篴朱字

有李生者其舅姓盧有道術邀詣其居曰求
得一妓善笙篴令侍飲笙篴上有朱字曰雲
中辨江樹天際識歸舟後取陸長源女乃所
見於盧家者果善笙篴朱字宛然李生具說
舊事女曰往嘗夢爲仙官所追如生所言

許澶入瑤臺

許澶者暴卒三日復生或問其所之乃誦詩

類記 卷之二十七
日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唐宋遺史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綯爲相前數日夜召入禁中以御前金蓮燭送歸院吏望之以爲駕幸時以爲榮

七歲能詩

吳人范據處士有子七歲能詩贈隱居者云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處土方干曰此必垂名又作夏日詩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千曰惜乎不壽未幾果卒

南楚材妻詩

進士南楚材始娶薛氏後遊潁川欲婚貴族遣僕取琴書示無歸意薛氏善畫而能詩知楚材欲見絕乃自圖其形題詩寄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看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雖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

類記 卷之二十一
畫圖觀楚材得詩大慚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召飲密會具言於上上曰必術士所爲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硯中濡手印屏風上旣寤以告帝潛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紋而道士已遁矣

賦詩得妓

韋應物爲蘓守嘗赴杜鴻漸宴醉歸宿傳舍

旣醒見二妓在側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云
因遣某等來詩曰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蘓州刺史腸

送別兄弟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玉簫之約

類說 卷之二十七
韋臯未仕時寓姜使君門館待之甚厚贈小
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凡數年臯歸覲與玉簫
約七年復來以玉指環贈之臯愆期不至玉
簫歎曰韋家郎不來矣絕食而卒後臯鎮蜀
因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遽
呼視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焉
侯門深似海

崔郊之姑有婢甚美郊嘗私之未幾婢出再
入于頓家郊因寒食出遊于車中見之立馬

徘徊相顧爲詩密贈云公子王孫逐後塵綠
珠垂淚裊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簫郎
是路人頓見詩以婢贈郊

渠伊錢

張崇師廬州多不法士民苦之一日入覲邦
人幸其改任相謂渠伊必不復來矣崇歸聞
其語乃計口率渠伊錢明年再入覲盛傳再
罷府人不敢顯言以崇多鬚皆將其鬚爲慶
崇歸又率將鬚錢

類言 卷之二十七
僧敲月下門

賈島苦吟赴舉至京師得句云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又欲改敲爲推騎馭舉手吟哦
引手推敲之勢不覺衝京尹韓退之節左右
擁之至具述其事退之笑曰作敲字佳乃命
乘馭並轡哦詩久之而去

衣錦將軍

錢鏐安仁里中有大木鏐幼時戲其下後爲
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曰衣

錦將軍

麻衣和尚

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望氣李守正判河中
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
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
太祖太宗同行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售或得之將練
以爲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

類詩
卷之二十一
去

龍興寺

汴都舊有龍興寺周世宗廢爲倉國初寺僧
屢訴求復爲寺太宗怒其煩瀆遣使持劔誅
之且曰懼卽斬不懼再奏僧臨刑不懼太宗
甚喜卽日復爲寺

鳳翔太平宮

開寶中神降于鳳翔府張氏家其聲如嬰兒
有禱必應自言上天尊詔卽所居置太平宮

嚴奉之以張氏爲羽士掌其宮先是張氏居
里中無行人或以爲言神曰自陝以西三世
爲男子者惟張氏一人鄉曲縱逸不足爲累
抱琴踰垣

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乃隱士
魏野草堂遣使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
者抱琴踰垣遁去上歎美

南唐野史

歸隱詩

類說

卷之二十一

七

王易簡拜左拾遺辭官歸隱詩曰汨沒朝班
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
官職有來還自來

詠白詩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
全輸

孤鴈詩

狄子炎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人以爲讖竟
亡兒女終身

二子夭壽

范攄有子七歲贈隱者詩云掃葉隨風便澆
花起日陰夏日詩云閑雲生不雨病葉落非
秋方干云必不享壽未十歲而卒歐陽彬一
子贈田父詩云桑柘殘陽裏兒孫落葉中尋
亦夭逝

一字師

張迥少夢五色雲自天而下取一團吞之遂
精於詩有寄遠云錦字憑誰達閑庭草又枯

夜長燈影滅天遠鴈聲孤蟬髮彫將盡虬髭
白也無幾回愁不語因看朔方圖僧齊已改
爲虬髭黑在無迴遂拜爲一字師

聯句

馬希振與雍僧貫假多爲聯句希振曰蟻子
子啣虫子子雍曰貓兒兒捉雀兒兒

徐仲雅詩

徐仲雅因文昭王迎四儀夫人賦詩云雲路
半開千里日洞門斜掩一天春又作宮詞云

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羅幃看牡丹一把柳
絲收不得和風斜搭玉欄干

白賦赤賦

冠豹謝觀同入崔裔相公門下觀嘗作白賦
有曰晚入梁王之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
樓月明千里豹作赤賦云田單破燕之日火
燎平原武王伐紂之時血流漂杵豹尋辭去
觀猶依托祖席多蠅觀曰青蠅被扇扇離席
豹舉目見戶上白澤圖答云白澤遭釘釘在

門

吳猱

吳合靈為道士居南岳俗呼為吳猱好睡經旬不飲食常曰人若要閑即懶如勤謹即不閑

胡蝶詩

王著胡蝶詩云今夜若棲芳草裏為傳消息

到王孫

洞庭湖

湖南馬希範入覲莊宗曰湖南省洞庭湖其波無際是乎希範曰陛下南巡此湖不足飲馬

中秋無月詩

前進士高若訥袖所業詣荆見高從誨有中
秋無月詩云人間雖不見天外自分明從誨
曰此詩雖好將來但恐喪明後如其言又有
僧可隆詩曰萬般思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
曰此詩必因事而得隆曰本姓慕容氏與桑

維翰同學少負氣多忽之維翰入相某猶在
場屋頻年敗劫皆維翰所挫因削髮爲僧其
句實感前事

螃蟹賦

嚴續在中書備位而已無學術爲朋列所輕
江文蔚螃蟹賦以譏之曰口裏雌黃每失途
而相照胸中兵甲嘗聚衆以橫行又云外視
多足中無寸腸

韓熙載書

韓熙載舉進士投書李鼎曰釣大鰲者不投
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馬用割鷄之刀又云腰
有劔而袖有鎚口有舌而手有筆

紙窓

邵希聲紙窓詩曰偏宜蘚壁稱閑吟白似溪
雲薄似水不是野人嫌月色免教風弄讀書
燈聞蛩詩曰愁殺離家未達人一聲聲到枕
前聞苦吟莫向朱門裏滿耳笙歌不聽君

外史檣杪

公子行

蜀王建僭位遊龍華禪院召僧貫休口誦近
詩時諸王賓戚皆侍坐休欲諷之因誦公子
行曰錦衣鮮華手擎鶻閑行氣貌多輕忽稼
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

神箭

蜀王建之子元膺嘗射中錢的翰林學士毛
文錫作賦美之元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小民得利便喜

王宗鈇爲晉州刺史有海客鬻龍腦邀價倍
常宗鈇令持錦被送與客觀之因目從者挈
其龍腦餅去又令牙僧市二妓年各十六其
直三十二緡宗鈇納之呼一老婢謂僧曰此
年已五十直五千千償二妓外尚餘十八千
買布被褥一幅重十斤令於酒房取舊麻繩
十五斤償之百姓相視而笑宗鈇曰小民得
五斤利便喜吏民列訴謫維州司戶

大樞小樞

潘炕與弟峭同掌機衡號大樞小樞炕嬖於
美妾解愁姓趙母夢海棠花蘂而生善爲僧
聲及工小詩蜀王建至第見之曰朕宮中無
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臣下賤人不敢以薦
於君其實斬之弟悄曰綠珠之禍可不戒也
炕曰人生貴於適意豈能愛死而自不足於
心耶

設無遮會

弘農郡王晉暉初與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

中聞人呼墓中鬼曰潁川設無遮會可同行
否墓中應曰蜀王在此不得相從

囹圄冤氣

同州掘地得一物重八十餘斤劉源曰此囹
圄之地冤氣所結

水調銀漢曲

足子衍卽位泛舟巡闈中舟子皆衣錦繡自
製水調銀漢曲郡人何康女有美色將嫁衍
取之賜其夫家百緡其夫一慟而卒

古鏡

宗壽定之族子得一古鐵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小兒傳辟穀吐納之術

王一來去

衍禁百姓不得帶小帽衍好私行往往宿娼家飲酒樓索筆題曰王一來去恐人識之故

令民間俱帶大帽

鷄刀斬狗

張雲爲補闕立朝嘗諤自比朱雲或曰昔朱雲請斬馬劍斬張禹今尚方只有殺鷄刀卿欲用乎雲曰鷄刀雖小亦可斬群狗

不幸生三子

張雲性多大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學孫吳用兵一學韓愈爲小文一學杜甫吟小詩誠家門不幸所致

紅梔花

蜀孟祥僭位召百官宴芳林園賞梔花其形
六出

睡相

徐光溥爲相喜論事大爲李旻等所嫉光溥
後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鄭奕歌

曰莫傳讀得五車書莫言文似馬相如不如
家有一鎰金一囊珠可以賂相公之子弟結

相公之僮奴便可朝爲屠沽夕乘軒車詞多
不備載

學沈謝嘲風詠月

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
孝經論語免他學沈謝嘲風詠月汗人行止
一部肉鼓吹

李匡遠性苛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嘗
聞捶楚之聲曰此吾一部肉鼓吹臨死曰吾
平生殺盡僧道以此享壽八十二及塋盜發

其墓斷其四支乃殘刑之報也

夢立北斗下

袁廓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
記前生事

文澹生四歲謂母曰我有銀胡蘆漆毬子五
色香囊在杏林上往取果得之乃澹生五歲
失足落井水今再生也

玉壘集

詩僧可朋有詩號玉壘集題洞庭詩曰水涵

天影潤山拔地形高又舊居詩曰傷心盡日
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自號醉髡

醉髡見上

蟠桃核杯

中書舍人劉光祚進蟠桃核酒杯云得於華
山陳搏

窮儉乞兒

李旻仕前後五十年貨貨巨萬嘗讀王愷石
崇傳曰窮儉乞兒以此爲富可笑可笑

類記
卷之二十七
冷語冰人

潘樞迎孟蜀時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願不欲以冷語冰人耳

僧剃髮

韓昭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

史遺

失牛

高液爲倉牧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液乃詐爲州縣市牛皮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

其賊

崔英

年九歲秦王符堅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更問有何義曰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爲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士或可用何待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爲諫議大夫

梵志

類記

卷之二十七

三

王梵志黎陽人王德祖家有林檎樹生瘦大如斗瘦爛德祖撒其皮見一孩兒拈胎而出七歲能語問誰人育我具以實告因名梵天後改曰梵志蓋菩薩示化也

鄒駱駝

鄒鳳熾眉高背曲號駱駝富於財市南山木每樹估一匹自云山木可盡我絹有餘

奉城園

馬司徒之子鬯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以進

德宗未嘗見頗恠之令中使就封其樹鬯懼進宅廢爲奉城園

善哭

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音調哀切聞者

泣下

孤兒歌

崔英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作道旁孤兒歌

以諷外氏

以妾爲妻

淮南節度使杜佑先昏梁氏兒女七人梁卒策嬖姬李氏爲正嫡封國夫人崔英勸其追封亡妻佑請英爲表云以妾爲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官達之後妾享榮封梁遂追封李亦受命終爲李氏所怨異日公命食彘肉爲李劃董而卒英前於宛陵太守宥一小將斯人感之以女爲托見英性狂後恐棄背乃請一帖曰索婦不可爲妾後果見背其人執書理之英之辭失

乳母犯法

韓晉公浙西觀察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况營救况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况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卽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也公遽捨之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八

異聞集

神告錄

神異記

古鏡記

枕中記

柳氏述

洞庭靈姻傳

華嶽靈姻

上清傳

鏡龍記

韋仙翁

僕僕先生

沂國夫人傳

霍小玉傳

感異記

離魂記

傳奇

相如挑琴

南柯太守傳

三女星精

謝小娥傳

冥音錄

碧玉擲葉

周秦行記

湘中怨

任氏傳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八終

類說卷之二十八

宋温陵曾 慥 編

明 新野馬之騏 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異聞集

尚書屯田員外郎陳翰

神告錄

隋開皇中唐神堯遇一老翁曰公非人臣之
相但居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為誰翁云與
公近籍但公不知耳隱居鄆社之間凝情物
外倘或屑就公後相持於中原當為佐矣帝

袖劍請馬將圖之覩其儀貌心駭神聳先生曰吾久厭濁世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問其濟世之道訖不對帝悵然而還武德初再訪之其室已空矣

上清傳

竇參月夜步於中庭青衣上清曰庭樹上有人請謹避之參曰陸贄久欲奪吾權位今禍將至乃大呼曰樹上君子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乃

縑經者云家有大喪不辦葬禮公贈絹千疋縑者請出擲絹墻外公從之翌日德宗怒曰卿交通節將蓄養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參曰仇家所爲耳越月貶郴州繼流驩州沒入家貲詔賜自盡上清隸名掖庭以善應對能煎茶得幸上問汝何從至此上清云本竇參女奴上曰參甚有賍汚前時納官銀器至實上清曰銀物皆是上賜當部錄日妾見州縣希陸贄意刮去銀器上字刻作藩鎮姓名

上取器復視刮處如其言上又問參養使刺事對曰悉陸贄陷害爲之上怒曰這獠奴我脫却綠衫便與紫衫又嘗喚伊作陸九我任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枉殺他人及至權入伊手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參罪

神異記

進士包敬伯夜夢二黃衣人以符來召同行道旁入蕪穢破垣中見一老婦語曰吾姓于氏君之表姑也生子崔宣今爲郎中不幸戾

逆使我三十年在殯 骸視暴露今君的合放回當使改卜若以君言爲証則當上懇天帝加厚誅滅復祈君爲我寫金光明經一部使我承其福力又行至一官府判官云敬伯祿命未盡本案誤追敬伯因問天壽貴賤答曰冥司事秘法不當洩持簿以手掩紙出兩行云包淑年三十五釋褐明州奉化縣尉敬伯云未嘗名淑判官曰非誤也旣蘓見于氏子具陳前事終不之信明年其人受朱泚僞

署賊平全家坐極刑後敬伯上封事令金吾書吏夏淑繕寫其後日月姓名之際淑誤自書其名上佳其文宣付宰相曰上書人包淑宜予一官遂授明州奉化縣尉乃寫金光明經飯僧以薦于氏

鏡龍記

大寶中揚州進水心鏡青瑩耀日背有盤龍先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曰玄冥至鑄所曰老人解造真鏡龍令玄冥入鑪所扇

閉戶牖三日開戶失龍護玄冥所在鏡匠移鑪置舡以五月五日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雨大作

古鏡記

隋御史王度家有寶鏡大業中有胡僧云宅上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又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雖藏泥中不晦矣蒲陝間疫甚度令小

史張駒持鏡照之諸病者皆驚起云見一月來相照並愈張駒夢一人珠冠紫服曰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

韋仙翁

代宗時韋侍御者奉使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老父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宦自述世系乃侍御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杖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見二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

俱雙鬟綴木葉爲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玄孫尋與老父上山拜謝壇畢辭歸後再尋求忘失舊路山下人云此老母三二年来不知其所居

枕中記

開元中道老呂公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一少年盧生同止于邸主人方蒸黃糧共待其孰盧不覺長歎公問之具言生世困厄公取囊中枕以授盧曰枕此當榮遇如願生俛首

但記身入枕穴中遂至其家未幾登歷臺閣
出入將相五六十年子孫皆列顯仕榮盛無
比上疏云臣年逾八十位歷三台空負深恩
永辭聖代其卒夕盧生欠伸而寤呂翁在旁
黃梁尚未熟生謝曰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
敢不受教再拜而去

僕僕先生

自云姓僕名僕於先州樂安縣黃土山凡三
十餘年精思餌杏丹開元中乘雲而去明皇

改樂安名仙居縣

柳氏述

天寶中韓翊有詩名與富人李生友善以幸
姬柳氏與之明年翊擢上第省家於青池歲
餘盜覆二京士夫奔駭柳氏以姿艷懼不免
乃剪髮于法雲寺時侯希逸爲淄青節度請
翊爲書記翊遣使間行求柳氏以練囊盛麩
金題曰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
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氏答曰

楊柳枝芳菲節所怪年年贈別離一葉隨風
忽報秋縱使君來豈能折無何蕃將沙叱利
初立功知其姿色劫以歸第寵之專房翊從
希逸入覲京師至龍首崗見柳氏在輜輶中
殆不勝情有虞候許俊曰當爲足下立致之
乃衣縵胡佩雙韃從一騎徑造沙叱利之第
候其出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
侍辟易遂升堂挾柳氏跨鞍馬逸塵而奔倏
忽乃至時沙叱利恩寵殊等翊懼禍訴於希

逸以事聞諸朝詔柳氏還翊

沂國夫人傳

李娃長安娼女也天寶中滎陽公一子應舉
之長安嘗遊東市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嚴邃
有姬憑青衣而立姿色代絕生停驂徘徊不
能去詐墜策於地候其從者至勅使取之累
盼情甚相顧生訊於其友曰此狹斜女李娃
宅其家頗贍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生日但
患不諧百萬何所惜徐往扣門侍兒記入大

呼曰前時遺策郎來也娃整粧而出見一姥
卽娃母也目生爲郎及旦生盡徙其囊橐家
于李氏之第歲餘資賄僕馬蕩盡姥曰女
與郎相知一年矣而無孕嗣竹林神報應如
響薦酌求子可乎生大喜與娃同詣信宿而
返路出宣揚里娃曰自此小曲某姨宅也引
生拜之池館幽絕竹樹芸窓生曰此夷私
第耶娃笑而不答食頃一人控大宛汗騮飛
馳至曰姥暴疾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

某騎而前當令返乘與郎侍來日晚乘不至
姨曰郎其往覘之生至舊宅扃鑰甚密隣人
曰姥移居再宿矣生馳赴宣揚詰其姨氏扣
扉不應有官者徐出曰此崔尚書宅昨一婦
人稅其宅庭院云遲中表遠至者未暮而去
生惶惑因訪舊邸抱疾甚困邸主送之凶肆
中稍愈令執總幃獲其直以自給哀挽曲盡
其妙歌薤露之章聞者掩耳適生父來京師
有老豎見之告其父曰歌者之貌酷似郎子

父曰吾子以多藏爲盜所害奚至是耶堅乃馳往持其祛曰豈非某郎乎道載以歸父曰志行如此污辱吾門乃將出至曲江杏園中鞭至數百而斃父棄去其凶師告同黨往瘞馬心下微溫經宿而活十旬能起披布裘懸鶉百結持破甌巡間巷丐食一旦大雪乞食之聲甚苦有一門獨啓左扇卽娃之弟也娃聞其音連步而出抱其頸以綉袍擁入長慟曰令子至此我之罪也姥怒曰當逐出奈何

令至此娃曰此良家子昔驅高車持金蕩盡母子互設詭計逐之令其矢志不耻人倫欺天負人神鬼不祐今姥年六十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諧姥感許之餘數百金稅一隙居與生沐浴先爲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徐薦水陸之饌卒歲遂愈如初娃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可溫習藝業以志于學俾夜作晝娃常偶坐二歲而業大就娃曰未也更一年曰可行矣遂

登甲科又應直言極諫科居第一授成都府參軍娃曰今日之事復子本體甚不相負矣願歸養姥君當結縞鼎族無自黷也送子至劍門當回既至劍門生父拜成都府尹浹日父至生投刺謁之父父見其祖父官衛大驚慟哭曰吾與你父子如初生具陳本末父問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築別館以處備六禮以迎之娃婦道甚脩後生父母沒持孝甚至有靈芝生於倚廬一莖三

秀又有白燕巢其甍生累遷甚顯娃封汧國夫人 舊名一枝花本說一枝花自演

洞庭靈姻傳

儀鳳中柳毅下第將歸湘濱至涇陽道左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爲婦所惑日以厭薄又得罪於舅姑貶黜至此洞庭相遠信耗莫通聞君將還託寄

尺書洞庭之陰有大橘焉曰橘社君擊樹三聲當有應者毅許之因問子牧羊何用女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毅視之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與羊無間毅曰他日洞庭幸無相避後至洞庭果有橘樹三擊而止有父來揭水引毅以進見千門萬戶奇花珍木父曰此靈虛殿也白璧柱青玉牀珊瑚簾琥珀棟君王方幸玄珠閣與太陽道士講論火經願之見一人被紫執圭毅曰昨至涇川見愛女

牧羊風鬟雨鬢所不忍視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橫書公陌上人也而能急之須臾宮中皆慟哭疾君曰宮中無遣有聲恐爲錢塘所知毅曰何人曰家弟也昔長錢塘以勇過人堯遭洪水九年乃此子一怒也邇與天將失意震其五山上帝令縻繫於此詞未罷有赤龍長萬餘丈千雷萬霆繳繞其身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憧節玲瓏簫韻以隨紅粧千萬笑語熙熙

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卽前寄書者也君笑曰涇水之姻至矣一人被紫執圭卽錢塘也告其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君曰所傷幾何曰六十萬害稼乎曰八百里無情卽安在曰食之矣乃宴毅於碧雲宮會賓筵張廣樂贈毅珠璧埋沒坐側錢塘作色曰猛君可裂不可卷義士可殺不可羞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可則俱逸雲霄否則皆夷糞壤涇陽娶妻

欲求託高義世爲親賓毅曰始聞君跨九州懷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金鑠折玉柱赴其急難此真丈夫奈何不顧其道以威加人毅之質不足以乘王一甲之力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錢塘逡巡致謝與毅結爲知心友宴罷辭別而去毅後兩娶皆亡鰥居金陵娶盧氏貌類龍女歲餘生一子妻曰予卽洞庭君女也涇上之辱君能救之此時誓心承以爲報泊叔父論講之後悵望成疾父母

欲嫁於濯錦小兒某閉戶剪髮以明無意值君累娶繼謝獲奉閨房勿以他類遂爲無心能壽萬歲今與君同之復徙居南海狀貌不衰同歸洞庭莫知其跡

霍小玉傳

大歷中李益以進士擢第得應拔萃待試長安生初娶鄭氏誓不再娶一旦鄭卒見夢自謂幽冥之間寧不感歎願君努力善保輝光生至墓盡哀而返既娶盧氏婚歸忽聞鄭有叱詫之

聲見一美丈夫連招盧氏又有一人拋班犀鈿花合子作同心結墜盧氏懷中生憤怒盧氏終不自明生訟而遣之媵妾之輩暫同枕席便生妬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如鄭之誓也

華嶽靈姻

韋子卿舉孝廉至華陰廟飲酣遊諸院至三女院見其姝麗曰我擢第回當娶三娘子爲妻其春登第歸次渭北見二黃衣人曰大王遣命韋郎子卿愕然又曰華嶽金天大王也

俄見車馬憧憧廊宇麗嚴見一丈夫金章紫綬酬對既畢擇日就禮女子絕艷真神仙也後七日神曰可歸矣妻曰我乃神女固非君匹使君終身無嗣不可也君到宋州刺史必嫁女與君但娶之我亦與君絕勿洩吾事事露卽兩不相益子卿至宋州刺史果與論親遂娶之神女嘗訪子卿曰君新獲佳麗相應稱心子卿踟躕不自安女曰戲耳已約任君婚娶豈敢反相恨耶然不可得新忘故後刺

史女抱疾二年治療罔效有道士妙解符禁曰使君韋郎身有妖氣愛女所患自韋而得以符攝子卿鞫之具述本末道士飛黑符追神女女曰某女子之身深處深閨婚嫁之事父母屬配道士又飛赤符召嶽神責曰君以嶽鎮之尊何事將女嫁與生人仍遣使君女病神曰子卿願娶吾女自知非人之匹令其別娶尊師詳此一節豈有圖害之意耶拂衣而去道士告神女曰罪雖非汝然爲神鬼敢

通生人畧無懲責乃杖三下而斥去之後踰月刺史女病卒子卿忽見神女曰囑君勿洩懼禍相及今未如言袒而示曰何負汝使至是乎子卿視之三痕隱然神女叱左右曰不與死乎更待何時從者拽子卿捶朴之其夜遂卒

感異記

沈警奉使秦隴過張女郎廟酌水獻花是夕望月彈琴作鳳將雛曰命嘯無人嘯含嬌何

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用明俄見二女郎至大女郎曰某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山府君少子同覲大姨良久多懷乃具酒餚歌詠極歡警與小女郎就寢小婢麗質前致詞曰姮娥妬人不宥留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將曉嗚咽而別

離魂記

張鎰家于衡陽郡女倩娘端麗絕倫鎰外甥

王宙美容範鎰嘗戲曰後當以小女妻君會
鎰有賓僚之選者欲求適之女聞而鬱抑宙
亦恚悵牘赴上國登舟數里夜半岸上有一
人冉冉而來乃倩娘也宙喜甚其夜遁去倍
道入蜀居數年生兩子倩思其父曰吾昔不
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今若何宙曰無慮
遂命舟楫俱歸衡陽至州郭宙獨詣鎰拜謝
女負恩義而奔鎰愕然曰何女也宙曰倩娘
也鎰曰病在閨中數年宙曰見在舟中鎰使

驗之見倩娘在舟中疾走報鎰家人以狀告
室中女女喜而起笑而不言倩娘下車家中
女出迎翕然二形合爲一體鎰曰自宙行女
不言常如醉狀信知神魂去耳女曰實不知
身在家初見宙抱恨而去某以睡中愴惶走
及宙舡亦不知去者爲身耶住者爲身耶

傳奇

張君寓蒲之普救寺崔氏孀婦亦主茲寺婦
鄭女也張出於鄭推其親乃異派之從母先

是渾大師薨軍徒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張與將之黨善使吏護之不及於難姨因餽饌以命張令幼女出拜曰爾兄活爾女垂鬟淺黛光艷動人張惑之崔婢曰紅娘私致其情紅娘曰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婢曰崔喜屬文君試爲喻情詩以亂之張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將彩牋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月明三五夜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

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崔之東園杏花一樹懸望之夕張因其樹而踰垣至西廊則戶果半開張謂諧之必矣至則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活我家厚矣以是慈母以弱子幼女爲託奈何因不仁之婢致淫污之詞以亂易亂其去幾何願以死自持無及於亂張君自舍而出數夕忽紅娘歛衾携枕曰至矣睡爲何哉並枕同衾而去初崔氏至斜月晶熒飄飄然疑神仙不從人間來也後張生之

長安數月復遊於寺崔異時獨夜操琴愁弄
悽惻張竊聽求之則不復致矣生以文調及
期又當西去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
矣必也君亂之君終之亦君之惠也明年張
文戰不勝遂止於京有所贈以度其意崔答曰
恭覽來問俯屬過深花勝口脂覩物增懷昔中
表其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
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授琴之挑鄙人無投梭
之拒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柏留心致

有自獻之羞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
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
誠不泯玉環一枝寄克下體之佩玉取其堅
潔不偷環取其終始不絕綵絲一絢文竹茶
碾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張發書所善楊巨源
賦崔張詩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
消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余
亦贖會真詩三十韻曰微白透簾櫳晶瑩度碧
空過天初縹緲書紙漸玲瓏龍吹過庭竹鸞

歌拂月桐羅綃垂薄霧環佩響輕風絳節隨
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
珠瑩文光履花明態隱籠玉釵行綵鳳羅帔
掩丹虹日照瑤華浦眉持璇碧空因遊李城
北偶向米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
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牀抱綺
叢鴛鴦交頸宿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
煖更融氣清蘭麝馥膚潤玉肌豐無力傭移腕
多嬌愛歛躬汗光白點點髮亂綠葱葱方喜十

年會俄聞五夜窮連延俱有恨縷綵意難終
慢臉含愁態別詞誓表衷贈環雙運合留結
兩心同啼粉流清鏡殘鑪遠暗蛩華光猶冉
冉旭日漸曛曛警策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
香猶染麝作賦尚殘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怒
緒蓬素弦鳴怨鵲逝漢望驚鴻海濶誠難度
天高不易狎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君
固志絕 忍惜不萌心歲餘崔委身於人矣
張亦有所娶適經其地因其夫求以外兄見

崔崔終不出但賦曰自從消瘦滅容光萬轉
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
羞郎又賦一章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
自親還將舊時意怜取眼前人予執友

為鶯鶯歌以傳之崔小名鶯鶯

相如挑琴

司馬相如遊臨邛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
相如鼓琴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
求其凰時未通兮無所將何今夕忍斯堂有

艷淑女在此室室邇人遐獨我傷何緣交頸
為鴛鴦

南柯太守傳

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
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卧東廡夢二紫衣使者
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入
一穴中大城朱門題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
呼曰駙馬遠降引生升廣殿見一人衣素練
服簪朱華冠令生拜王曰前奉至尊命許令

女瑤芳奉事君子有仙姬數十奏樂執燭引導金翠步障玲瓏不斷至一門號脩儀宮一女號金枝公主儼若神仙交歡成禮情義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勅有司出金玉錦綉僕妾車馬施彩廣衢餞公主行夫人戒王曰淳于郎性剛好酒爲婦之道貴在柔順爾善事之生累日達郡有官吏僧道音樂來迓下車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地位居台

輔生五男二女榮盛莫比公主遇疾而殂生請護喪赴國王與夫人素服慟哭于郊備儀仗羽葆鼓吹葬公主于盤龍崗生以貴戚威福日盛有人上表云玄象謫見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事在蕭牆時議以生僭侈之應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留此無以爲念復命二使者送出一穴遂寤見家僮擁生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隱西垣餘照東牖因與二客尋訪見下穴洞然

照朗可容一榻上有土環爲城郭臺殿之狀
有蟻數斛二大蟻素翼朱冠乃槐安國王又
窮一穴直上南枝群蟻聚處其中卽南柯郡
也又一穴盤屈若龍蛇狀有小墳高尺餘卽
盤龍崗也生追想感歎悉遣掩藏是夕風雨
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群蟻莫知所之所云國
有大恐都邑遷徙此其驗也

三女星精

姚御史三子頑駑下慘命講學於條山忽見

一婦人稱夫人携三女配之玉顏紺髮態度
非常夫人曰但當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
位極人臣三子曰某等愚蒙扞格難成何以
致貴夫人勅地上王者召孔宣父須臾冠劍
而至宣父拜起甚恭夫人微勞問之曰吾三
婿新學君傳導之宣父指六籍篇目示之了
然開悟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兵符玉童秘
訣其父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閑雅疑爲鬼魅
所憑鞭掠詰問具通本末一生云吾見織女

婺女湏女星俱無光是三女星精降在人間將
福三子今泄天機免禍幸矣姚遽遣三子歸
山三女邈如不相識夫人曰子不用吾言
既泄天機當見與子訣固以湯飲三子昏頑
如故

謝小娥傳

謝小娥嫁段居正其父與夫同舟貨易江湖
爲盜所殺掠其金帛小娥流轉乞食至上元
縣依妙藥寺下淨悟之室夢父曰殺我者車

中猴門東草又夢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
夫小娥不解 廣求智者解之元和八年李公
佐謂曰車去上下各一畫申字也又屬猴故曰
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蘭字也禾中走
是穿田過亦申字夫上加一下有日是春字
也殺汝父申蘭殺汝夫者申春小娥乃更爲
男子服傭保江湖間歲餘至潯陽有召雇月
傭者小娥應召主乃申蘭後有申春來蘭家
娥在蘭家二年竟不知其爲女也蘭與春每

出經月多獲財帛而歸他日會群盜夜宴沉醉娥抽刀斫蘭首呼號隣人并擒春收貨千萬娥復讐畢誓心不嫁剪髮披褐師事牛頭泥漿律師竟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幽惟錄所載小異故兩存之

冥音錄

開城中李偁外婦崔氏女夢其亡姨泣曰我在陰司籍屬教坊直穆宗皇帝宮女因抱箏就坐閉自彈之隨指有得一日獲十曲曲有

迎君樂榭林歎賞金歌廣陵散行路難上虹
晉城縣絲竹歌紅窓影十曲畢謂女曰此皆
宮中新編曲穆宗召文舍人元稹撰宴酣令
宮人遮歌之帝親執玉如意擊節以和也唐
氏諸帝宮中互選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
近日襄王公主以我爲女私許我歸成汝之
願

碧玉榭葉

李章武與王氏婦私通旣死李經所主見王

來同寢將曉取一物紺碧似玉而冷狀如小
葉贈之曰西嶽玉京夫人所遺非人間所有
乃棘羯寶出崑崙玄圃中 刻作榭葉

周秦行記

牛僧孺貞元年落第至伊闕南道至一大宅
入十余門大殿珠簾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
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僧孺曰臣家宛下
將歸失道託命乞宿后召上殿行役無苦乎
良久二女出后曰此高祖戚夫人與元帝王

嬙坐定后使中貴人迎楊家潘家來忽二女
從雲中下后曰此唐朝太真妃齊帝潘淑妃
少焉食至具酒其器寶玉后謂太真曰何久
不相看對曰三郎數幸華清扈從不暇又謂
潘曰子亦不來何也妃匿笑不對后問今天
子誰僧孺曰代宗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大奇后作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
今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地烟草幾經
秋又春王嬙曰雪裏冷廬不見春漢衣雖舊

淚長新如今猶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
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裝粉恨君
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强太真
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玉床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無復試霓裳潘妃曰秋月
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舊作蓮
花地空相曾拖金縷衣僧孺曰香風引到大
羅天月地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不
知今夕是何年別有美人吹笛曰石家綠珠

也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戚夫人曰如意長
成固不可潘妃曰東昏侯以王兒身死國除
不宜負他綠珠辭以石衛尉性嚴不可及亂
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固勿言他乃謂昭
君曰始嫁呼韓單于復爲姝參單于婦固宜
且若寒地胡鬼何能爲昭君羞恨不答俄送
僧孺入昭君院將旦侍人告起行也后使朱
衣送往大安西道天始明矣問其人云去此
十餘里有薄后廟

湘中怨

垂拱中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渡洛橋下有
 哭聲甚哀見絕女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常
 苦也今欲赴水生曰能逐歸乎應曰婢御無
 悔遂載與俱號曰汜人能誦楚詞為怨歌撰
 風光詞生居貧汜人出輕繒胡人酬之千金
 生將進長安是夕曰妾湘中蛟室之妹謫而
 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為訣而去後十數年
 生之兄為嶽州刺史會上巳日登岳陽樓有

畫艦浮漾而來彈弦鼓吹皆神仙蛾眉帔服
 煙霞中一人起舞含羞怨望形類汜人須臾
 風濤崩怒遂迷所往

任氏傳

任氏女妖也有韋岑使君從父妹婿曰鄭六
 偕行於長安陌中見白衣婦人容色姝麗鄭
 戲曰美艷若此途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
 相暇不徒行何為相視大笑隨至樂遊園室
 宇甚麗酣飲歡寢晨興乃約後期而去問里

人曰自北之東誰氏之宅舊墮墉棄他也此
中有一狐多誘男子嘗三見矣後復遇之謂
鄭曰人間如某者非一公自不識耳凡某之
徒爲人忌者爲其傷人某則不然公未見惡
願奉巾櫛意有小怠自當屏退不待逐也乃
稅小宅與居岑見之發狂擁而凌之捍禦數
四長嘆曰嗟乎鄭六之可哀也有六尺之軀
不能庇一婦人岑自是日與之遊私相狎暱
唯不及亂而已岑愛之重之後歲余鄭子調

官金城邀與俱往任氏曰有巫者言某今歲
不利西行鄭固請之不得已遂行乘馬居鄭
前鄭策驢於後時西州圍人獵於洛川適值
於道蒼犬騰出任氏欵墜地復本形而尚馳
爲犬所獲衣服悉於鞍上履襪猶懸於鐙間
若蟬蛻然鄭贖以瘞之長慟而歸

官

全

州



